



漫行散记

沿着曲折的山路走上峰岭,转过几十道弯,黄处村的路牌突然撞入眼帘。我怔了一下,古时的云和县多有德行高深的处士隐居,黄处会不会是黄姓处士的居所?在这一带,人们将大屋唤作大厝,我猜想,黄姓人盖起的大厝叫黄厝,而“厝”又与“处”同音,会不会时间久了人们将其讹称为黄处?当然,还可以联想为黄处士隐于黄泥大厝当中。

就在我浮想联翩之时,高耸的山峦突然撕开了一道缺口,里面藏着一块脸盆形状的山坳,我一眼看到了黄处村的全貌——它呈环状,依山而建,黄泥墙如同皮肤,黑瓦如头发,绿植如衣裳,黄处如同躺在大地摇篮中酣睡的婴儿。

属于黄处的初始故事已积压在遗址中,昔日的黄处被草木的狂野给遮蔽了,只剩下一则久远的旧名跳跃在今人温暖的舌尖之上。黄处真正进入信史时代,要追溯到明朝万历十七年(1589)的一天,一个雷姓的福建人出现在这里,暂且称他为雷山吧。远离家乡的雷山在云和县大山深处种植靛青。此时,他要寻找一处新的靛青种植区,在山中跋涉了一整天的雷山迷路了,当他趁着夕阳的微光拨开一人多高的杂草,一处环形的山谷从草影中浮摇而出。此地就是今天安溪乡黄处村。

夜幕四合,寒风吹彻,雷山在空地中点燃了一堆篝火。他累极了,烤着火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过了几天,雷山再一次经过这里,他惊讶地发现,那一堆篝火居然没有燃尽,炭灰中还闪着点点星火。雷山认定这是天意,寓意着此处香火旺盛,是上天赐予他下居的宝地。福建地少人多,雷山的家乡更是如此,正为分家后无处安身而苦恼的年轻人,仔细环顾了荒废的黄处,此地山缠水绕,草木葳蕤,坡地土质肥沃,不禁香上眉梢。于是,这个家徒四壁的年轻人在山谷扎下根来,刈草搭庐,开荒耕地,开始了艰辛的创业。

除了这一带是无主之地外,除了那团不灭的火种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选择黄处作为落

脚点。雷山觉得吉居的消息传到了家乡,同族们接二连三地来此探望,接着拖家带口迁徙而来。这些来自福建的雷姓畲民从此在黄处安家落户。他们像种子撒到稻田中,长成青禾,在微风中拔节向上,一座村子很快草创而成。

又过了25年,这一年是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另一支来自福建宁德的钟姓畲民也紧跟着雷姓的脚步迁居到此,不知道他们在什么样的机缘下与黄处结缘的?只知道环形的黄处如同母体,两个姓氏从此在此发脉,生生不息地繁衍。今天,他们仍然是村中大姓,约占了全村人口的八成。

在400年后的今天,路的尽头,几十幢规模不一的黄泥瓦屋沿着山谷渐次铺开,形成层次明朗的黄处村。

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我沿着雷山当年入山的道路踏进了黄处村。前夜刚刚下了一场饱雨,周遭的山色经过洗涤,显得特别鲜亮,更远处的山顶云蒸霞蔚,让人联想到“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意境。秋天是黄处一年最好的时节,满山的板栗树泛着青光,枫叶透着霞光色泽,里里外外色彩斑斓。一路走着,“哗哗”的水声响在耳畔,远处的山涧时不时露出一截身子,又时不时躲了起来。

我在这个不大的村子里悠转,黄处村和云和其他传统村落并无两样,古老民居完整地保留着清代、民国的建筑格局和风貌,而且独具山地建筑特色,块石垒砌成几米高的墙基,统一的土墙老房子依照山形逐次排开,呈现出宽大的扇面。那些经过水气漂染的鲜艳黄色在满山翠绿中显得格外夺目。几条窄窄的石子路从脚下开始分岔,像一条条溯流而上的时间流水,我沿着石子路一级级向上,仿佛穿越了数百年。村中没我期待中的大厝,有的只是简陋的泥墙瓦屋,虽然少了富贵气,却处处透露出小富即安的满足。在小巷中走着走着,眼前一亮,突然跳出几片形状不一的空地,很显然,这种凹凸不平的坡地不适合建屋,村民要么将它们开辟成菜地,要么就搭建

隐者黄处

□ 鲁晓敏

成晒台,也有的种满了花花草草,这种国画中的留白意境在建筑拥挤的古村落中难得一见,仿佛诉说着“满招损、退则安”的人生哲理。

黄处村的布局自始至终围绕着随性而为,一幢接着一幢的山房,绵延的竹子栅栏,满墙乱开的紫藤花,一推就开的木门,就连家中的摆设也如此接近。毫无头绪地走着,竟然不见地迷失了方向,真有种扑朔迷离的感慨。

正当我试图找人问路时,头顶的泥屋中响起了琴弦拨动的声音,“咚”的一声,又是“咚”的一声,紧接着,琴声如清波响起。顺着琴音,我钻进深巷,沿着之字形的石子路折上了半坡,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登上一座农家小楼。只见一身青衣的男人坐在琴几前,约莫五十多岁,戴着眼镜,眼睛微闭,指尖划过琴弦,轻抚,慢捻,长按,如痴如醉,一股欢快的情绪从村中蔓延开来……经闲聊,得知弹奏古琴的男子是民宿老板,厌倦了大城市的生活,于是携妻归隐黄处,一边开着民宿,一边在山中过着闲情雅致的日子。琴前摆放着一只白瓷碗,碗里装着浅浅的清水,他说希望听琴者和弹琴者都能像水一样平和,与世无争。从本质上而言,水和琴是相通的,都可以以声音作为语言,也可以将寻常的表达化作诗性的叙述,那是对生命的理喻,砥砺和超越。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想问,感觉话一出口就俗了,就暂且叫他水先生吧。水先生说要为我弹一曲广陵散。在这深山当中,最适合弹奏的是高山流水,水先生却一反常态,我没有问为什么?古琴卧在琴几上,如同一匹等待奔赴疆场的战马。秋风起,竹海汹涌,雅音忽如水流潺潺,忽如柳絮拂面,渐渐地,空气里灌注了雄浑之气,疾风骤雨卷地而来,冲破广阔的寂寞,犹如千军万马横路而过,卷起猎猎征尘,力扫千钧!

啪!水先生收手,十指压了温水洗脸,余音滚烫。我还沉浸在激荡与杀伐之中,来不及回味,水先生欠身说了一声“猷丑”,站起来为我沏了一杯茶水。沸水冲进玻璃杯中,几片茶叶随之旋转起来,香气随之弥散。一瞬间,一张张碧绿的叶

担米刺

□ 徐伟龙

了!我知道父亲羡慕根富年轻,论干活,父亲何曾输给过谁呢?

空着手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走到属于我们家的茶山。父亲告诉我,左边的茶山是谁家的,右边的茶山又是谁家的,问我是否知道山界在哪里,我说只知道大概。父亲笑着说,带我来这片茶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我山界在哪里,免得日后与人相争。父亲时刻想着他的资产传承呢!我说,等我退休了,就回乡下养老,替父亲守土!父亲一愣,略略一算,嘟囔着:“等你到退休年龄,我都超过九十岁了!”母亲插嘴说:“你爸至少要活一百岁的!”我们三个人都笑了,却笑得短促,没有往下言语。我的心头泛起许多难以言说的小泡泡,我只能对它置之不理。我记得父母年轻时的模样,再看眼前的身影,只觉一阵恍惚。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对某一段数字产生出莫名的恐惧,我在下意识地对它们进行屏蔽,幻想着这样时光就被我凝住了。

上山干活时,我和父亲一样,在腰间系了一把刀。这刀是有大用处的,可以对付缠绕在茶树上的荆棘,可以清除在林间走动时那些碍事的草木。我发现,父亲用了很多时间来清理杂树杂草,凡是和茶树争地盘夺养分的,都成了父亲消灭的对象,父亲帮助茶树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地,同时也确保了茶树每年的收成。“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多少人读出的是面对勃勃生机的欣喜,我读出的是父亲无尽的血汗。

我主动承担了高树的采摘任务,努力地采摘着。一不注意,我的右手食指的中段被刺了一下,我不知道凶手是谁,看不到刺在肉里的残留,摸着却又异样地疼痛。回到家,用冷水洗手时,又有阵阵刺痛向我袭来。我打了温水洗脸,当手伸进温水里,刚才的刺痛神奇地消失了,还觉着几分舒爽。我向父亲描述了我的感受,父亲说,我遇上的刺叫“担米刺”,被刺后能疼上很久很久,伤口一遇上冷水痛感就发作了。用上辈人的说法,要吃上一担米,疼痛才会消失,这就是“担米刺”这一名字的由来。

“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你难得上山,那刺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你记住它,它也是替我让你记住咱自己的山和那里的山界呢!”

我不记得经过多长时间那种疼痛感才彻底消失,而在疼痛感消失之后,每次看到手指被扎的部位,一种类似疼痛的感觉依然会在心头升起。或者说,这种痛感不是肉身体验,而是一种心理残留。那次被担米刺所扎的经历似乎也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担米刺分明是替故乡和父母给我肉身留下苦痛的记忆,让我明白不能忘本,让我知道对故乡和父母的亏欠。以担米来计,相较我这肉身几十年的供养,那一扎又是何其温柔何其轻描淡写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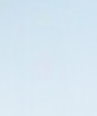
到了母亲那温暖的怀抱之中。那棉花被,洁白如雪,每一朵棉花都好似母亲精心呵护的爱。我缓缓地将它铺在床上,手指轻轻地滑过温暖的表面,仿佛能够触摸到母亲的温度。

当我再次钻进被窝,一股熟悉而又温暖的感觉瞬间将我紧紧包围,就像是小时候母亲紧紧地搂着我入睡一样。那一刻,我的脑海中不断地闪现出母亲为我操劳的身影:昏黄灯光下为我缝补衣物的专注模样,厨房里忙碌着为我准备美味饭菜的情景,还有我生病时她焦急心疼的神情……当无数个画面交织在一起,我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

我紧紧地拥着这床棉花被,后悔自己曾经对它的嫌弃,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感受到这份伟大而深沉的母爱。此刻我才恍然大悟,这床看似笨重的棉花被里,竟深藏着母亲如此深沉的爱。那爱,朴实无华,却又炽热滚烫,足以温暖我的整个人生。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这份爱都永远不会改变。

那一夜,抱着棉花被的我睡得格外香甜、格外踏实。梦中,我看到了母亲慈祥而又温暖的笑容,听到了她那温柔而又亲切的呼唤。那来自农村母亲的爱,就如同这棉花被一样,平实而又深厚,永远温暖着我的心。

或许,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这样一件看似普普通通却又无比珍贵的物品。它承载着亲人的爱与关怀,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遇到怎样的风雨,都能感受到那份坚定而又温暖的力量。



南明诗会

春天的音阶

秦 人

鼎湖峰,接住云朵的韵脚
摩崖石刻隐入一树桃花
拆解时光
好溪水将涟漪调成琴弦
竹排犁开诗路的平仄
岸边垂柳蘸着薄雾
把未署名的绝句写在风里
露珠从松针坠落
蝴蝶翅膀弹奏出诗意的波纹
藏手从岩缝中举起
青苔在借冷古道陡峭里苏醒
蜿蜒的绿意不断涨潮
漫过整座山系
我们沿着溪声奔跑
脚印里涌出清亮的歌



春天在自由呼吸

程 锋

清晨,春天在自由呼吸
如桃花一样密集开放
像风雨一样阵阵袭来
鸟啄啄击耳膜,子弹发射般
畅所欲言,摧毁
被整个冬天掩埋在地底下的
所有郁闷、忧伤和苦难
这迫不及待的表白
就怕绚丽的羽毛
像樱花一样易谢而腐烂
这突如其来的温馨
融化霜雪的覆巢
犹如映山红盛妆衬托
——大山健康而真实的脸庞



乡居情长

起了个大早,赶到乡下,父母早已在家等着我了。父亲说,远处的山要早点去,不然茶地被人浑水摸鱼地收拾了,无处追问,损失就大了。我也觉得是个好主意,多了我一个劳力,可以缩短年迈的父母在远山上劳作的时间,这也算是把力用在刀刃上了。

去远山上的路都是上坡。我对这些路的记忆,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年少时跟着父亲和叔叔伯伯们上山砍柴或是扛树时的情景。路还是原来的那条路,当年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要经过那条路去砍柴,路面被踩得宽敞而光洁,我们肩上挑着柴担依然可以健步如飞。可眼下,路面早已被疯长的灌木杂草侵占蚕食,仅容得下一个人小心翼翼地走才能勉强通过了。

一路上,我们没有遇见什么人。山野空旷,早于我们上山上的村民散落在各处,也基本见不着人影。父亲说,这条路在大半年的时光里有几个人经过,他都数得过来。我们一路走着,父亲一路对我说哪片茶山是谁家的,我对村庄与人事的记忆伴随着父亲的述说渐渐丰满起来。父亲指着道旁的一片茶园,感叹这片茶园曾是生产队里公认的最好的茶园,如今已经荒废,草木丛生,无法采摘,父亲心痛不已。有一片茶园,茶树四周被整理得干干净净,茶树上的果子结得满满的,父亲说那是根富家的,他的农活做得最好

棉花被

□ 吴爱玲

我结婚之前,她最远也就仅仅到过一次丽水,也就是我们口中的市里,所以她所见识到的好东西着实有限。

在舅妈去天津的最初那几年,就曾和母亲提及天津的棉花被是特别好的东西,而母亲似乎也将此事铭记在了心间。在母亲的眼中,舅妈是见过大世面的,毕竟天津那么遥远,那么繁华,那里的东西定然都是极好极好的。因此,母亲一心想要把她认为是最好的东西送给她即将出嫁的女儿。

婚礼在2017年那寒冷彻骨的一月举行。婚后,我将母亲送的棉花被取了出来,心里想着如此厚实的棉花被肯定会特别温暖。

然而,我却忘记了它那沉甸甸的重量,这十斤重的大被子压得我几乎动弹不得。于是,我将那床棉花被搁置在了柜子的角落里,好几年都未曾再拿出来用过。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忙碌奔波着,渐渐地淡忘了那床棉花被。

直至去年冬天,那股寒冷仿佛能够直直地穿透人的骨髓一般,兴许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人愈发怕冷?然而冬天要是吹空调的话,皮肤会变得特别干燥,所以我几乎都不开空调。夜晚我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依旧冻得瑟瑟发抖。猛然间,我想起了母亲的那床棉花被。于是急忙起身打开柜子,那床棉花被安静地躺着,仿佛自始至终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我抱起它,沉甸甸的感觉瞬间让我仿佛又回

在浙江独具韵味的庆元月山村,古老而典雅的廊桥宛如一条条沉睡的巨龙,静默而又威严地横卧于潺潺流淌的举溪之上。这里,是我母亲生活的地方,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母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的日子过得简单却又充实。

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我出嫁的年纪。按照月山村的习俗,女儿出嫁时,母亲会精心准备被子作为其中的一样嫁妆送给女儿,那里面不仅满含着母亲的不舍与期盼,也承载着母亲对女儿深深的祝福与关爱,希望女儿未来的生活温馨而美

满。

在我出嫁前的那段日子,母亲整天忙里忙外,脸上却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有一天,她满心欢喜地去村里的快递室捧回一床崭新的棉花被,对我说:“闺女,这是妈专门让你舅妈从天津弹的棉花被,纯手工,足足十斤,给你当嫁妆!”我看着那床厚实的棉花被,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觉得它太笨重了。但母亲的眼中满是对这床被子的喜爱与珍视,仿佛它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

为了谋生计,早在二十年前,舅妈一家四口毅然决然地奔赴天津。那时月山有很多人都去了那里,以种植香菇为生。然而母亲并不喜欢那种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她坚定地选择留在月山村,那个能让她的内心获得安宁的小小村落。

在这悠悠数十年间,母亲极少踏出村子。在